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小說組 冠軍

〈貓 雨夜 及其他〉

楊彪

貓此刻正在我的床頭舔白臂上的短毛，夜雨滂沱，她已經不再被外面的風雨所驚嚇。

藍白貓。英短。今年也不知道多少歲了。乖巧伶俐，有點傲嬌，平日裡極少吵鬧，除非發情，那是誰也沒有辦法的事情。

只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讓家裡所有人都寵著她。

真是個神奇的動物。

那時候我瞞著家人辭去做了多年的工作。工作稱不上辛苦，也沒有甚麼不順，既不需要早出晚歸，也不用應酬，甚至還有著辦公室就在住屋樓下拐角商務中心這樣令人無不艷羨的優點。可就是做不下去了，心理上還是願意繼續更上一層樓，生理上卻是像壞損了零件般怎麼也啟動不了。

於是，我將自己連帶著筆記本電腦和衫褲一起打包，帶上她回到了離島小屋。

母親本不喜歡貓，偏愛狗，自小家裡就只養過狗，知道我養貓後埋怨了一小段時間。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那是貓來到我身邊的第三年開春。

貓來到離島小屋一個月後，母親突然責備我不懂得照顧好她。原因是我早晨出門時將家中的燈都關了，一家人回到家時都已是半夜，天早已黑了一大片，家中伸手不見五指，她說這樣的話貓獨自在家會害怕。可就在貓剛到家裡時，母親還提議將她養在閣樓的小房裡，免得她隨處大小便，破壞家中事物。還是在我的強烈反對下，才讓如此苛政沒有成功施行。

和貓回到小屋第二年，我指著書架上略微泛黃的《我是貓》對她說：「看看人家。」貓隨即反駁了一句：「看看人家。」她指的是夏目漱石。後來一段時間，貓會時不時地失蹤一下，時長不定，有時幾個小時，有時幾天。

沒了工作的條條框框，生活變得散漫無序，但樂得自在。每日活動的地點主要集中在臨海的房間裡，閱讀寫作，吃飯睡覺，偶爾撿貓。天朗氣清的時候也會去百步開外的小沙灘上散散步，一時興起也好，期待已久也罷，總歸是要好好戲耍一番。現在想起來，活脫脫就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娃娃，難怪母親總要當著我的面跟父親抱怨生了個長不大的孩子。可是，陽光下波光粼粼的海面再帶著徐疾有致的浪聲，那畫面誰能拒絕呢，何況光腳踩在幼沙上讓海水任意沖刷，別提有多舒服了。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勉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強著長大呢？貓沒有理會我的詢問，她忙著舔掉鯷魚加蝦的罐頭裡最後的殘渣。

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大概一個月裡總會有一兩天。如果將一天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是睡覺，正常是十二個小時，但是在那一兩天裡就會變得極不確定，一小時到十五個小時不等，看天氣，也看那天是否做些體力活。第二部分是休閒，撇去正常時候的時長不說，那一兩天裡大概就只剩下兩三個小時，不會再多。

最後則是那一兩天裡獨有的第三部分，我變得會開始思考未來，會想象妻子的模樣，與她的相遇最好是在雪天，在開往拉薩的綠皮火車上。妻子大概不會馬上就接受我的求婚，相比之下要她答應和我交往就要來得容易得多。婚禮也很簡單，我們選擇去北歐旅行，沿途追著聖誕老人的足跡。後來我開始想象我們的孩子，按理說我們不應該有孩子，那是結婚三年內不應該發生的事情。我們為此大吵一架，可還是出現了，還能怎麼樣呢。

於是我又要開始想象，我又重新開始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大概率會是個體力活，這樣一來我空缺了多年的工作經歷也無關緊要。可能會是在機場裡搬運行李，工資高，發得還準時，也不怎麼需要跟人交流，一天九到十個小時，累是累了點，還要輪班輪休，可聽起來還不錯的樣子：「在機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場工作。」

就是貓應該不會喜歡我這個工作。準確地說是不喜歡這個工作的地點。

有一次一時興起帶著她一起出國旅行，乘搭了飛機，過程頗費了些功夫則是在預料之中，就是後來對貓包產生了強烈的抗拒出乎了我的意料。航空箱給她帶來的陰影至今仍未消除，若然讓她知道我在那個讓她擔驚受怕了半天的地方工作，恐怕要站起來罵罵咧咧地將碗裡的凍骨肉和肉醬拿到角落裡去吃，至於買這些東西的錢是哪裡來的，估計她是不會關心了。

我想工作大致也會很順利。畢竟不是甚麼特別困難的事情。招聘簡介上寫了歡迎大學生、家庭主婦和無經驗人士，自己畢竟闖蕩過幾年社會，力氣也不小。偶爾可能需要跟同事聯誼一下，誰知道呢，最好大家也都不想。可萬一需要呢，那就適當地參加一下吧，像是一起吃個午餐或者晚餐甚麼的。大概還能夠聽到他們說一些八卦或者賺錢秘笈，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也不強求。每個月也都會順利拿到兩次工資，大部分要上交，妻子還要養著孩子，留一小部分用來買煙。妻子應該不會反對我吸煙，畢竟認識的時候就應該知道我有這個習慣。貓不行，一見到我要吸煙就溜得遠遠的，深怕煙頭會把她的毛給點著了似的。有時候趁我不在，還會把放在桌上的煙盒給掃到不知道哪個犄角旮旯裡，費半天勁也找不到。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上這個班還有個好處，不會變胖。需要長期服用的藥物容易讓人失去意志，忍不住暴飲暴食，還不好減下來。遇見妻子前我大概要花一年時間來減肥，一天四餐變成兩餐，還要上健身房，早晚鍛煉。貓大概也看不下去，心想：「這奴才是瘋了，也不知道明天還懂不懂得怎麼餵我吃飯。」然而應該還是有效果的，不然我也不會啟程去拉薩。問題就是之後的反彈，用一份鍛煉身體的工作來預防，想來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可我為甚麼不直接去做健身教練呢？

唉，算了，又要賣課又要維持好關係，太麻煩了。

孩子長大之後，在妻子的悉心培養下，一定能上一所優秀的小學，然後是中學。學校裡肯定有很多學生錄取了名牌大學，然後妻子就會常常跟我說她想要孩子去哪所大學讀書，為此要準備給孩子報讀哪些補習班和課外活動班。我們會討論是否有這樣的必要，還要叫上孩子來一起商量，最終決定按照孩子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連上不上大學也都無所謂了。真是個完美的父親啊，我會這樣表揚自己。這時候，貓又要在一旁輕蔑地看著我，甚至低聲嘲笑兩句後又跑去跟孩子一起玩。

唉，奇妙的世界和奇妙的貓。

恍惚間，雨變得悄無聲息起來。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雨夜，貓就會霸在床上，那是她的地盤。我要躺在她的腳下做夢，或長或短。有些記憶模糊，有些則又清晰得彷彿正發生在眼前。記憶開關也會時而無效，貓就會睡得很沉很沉，像是要用她的呼嚕聲來將我那些繁雜的思緒給整理清楚，清理乾淨。

窗外的雨與她無關，她只是曲著身子讓自己回到年幼時候，初次見面，她就是霸住床不願離開，齜著牙不讓我靠近。

偶爾會夢見帶著貓去看心理醫生，她情緒低落，也不吃飯，總是蹲在《蛤蟆先生去看心理醫生》上面。薄薄的一本綠皮小書，承受了不該承受的重。

「醫生，你知道甚麼是意義嗎？」貓這樣問，她的語氣透著自信與自以為是的睿智。我想大概是從那本綠皮書上學來的。可我不記得上面有這樣的內容。

穿著白袍戴著口罩的年輕女醫生大概是輕輕托過一下眼鏡後才開口回答，具體的內容已經記不清了，畢竟只是一場迷迷糊糊的夢。

「那你是怎麼定義意義的？」醫生詢問，她胸前牌子上寫著「留」，後面兩個字一樣沒有記住。

貓沒有立刻回答，她沖我轉頭看過來，像是在告訴我她剛剛又學會了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一個新的詞語。

「問題不在這裡。」我對她搖搖頭表示。

「真不幸。」貓對我說。為了不讓醫生聽懂她的話，她把語氣故意拖得長長的，讓周圍的空氣都跟著一起微微震動。

「我覺得它未必知道我的困擾。」貓用了「它」來稱呼留醫生，我不得不指導她用「她」，以免留醫生聽了會不高興。

「可你不說的話，誰又會知道呢？」我說，並且留意到留醫生一直在用和善的神色看著我和貓說著那些她聽不懂的話。

「那好吧。可我不會在這裡待很久。」貓有點鬧起彆扭，就像當初偷偷帶她去做絕育手術時那樣。

「我也不會在這裡待很久。」我用同樣的語氣說。

可是貓的困擾是甚麼呢？

醒來後我就將這個給遺忘了。她還在我身旁熟睡，跟以往每一天都一樣。再次記起，已經是數月後的另一個雨夜，而記憶也已是零散的碎片，散落各處，不好拾綴。

海邊的雨一下就是好幾日，陰冷潮濕，好在起初幾天都只是綿綿細細，偶有到街上或過對面馬路買些甚麼的時候，也不需要太過小心翼翼，如常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地在商舖招牌下行走，轉個彎等一個半分鐘左右的紅綠燈再過一條十來米的馬路，大致就是這樣。有兩家商舖養了貓，橘貓和狸花貓，看著凶罷了，來回間我總會多看上兩眼，後來貓拒絕跟我一起出門走那條路。

所以貓通常不在雨天出門。

貓不出門有個好處，不用到處去尋找她。雖然她總是在醒著的時候趴在窗台邊看著外面，也不知道是看雨還是看些其他甚麼。這時候她不說話，一句也不說的那種。事後問起她，也只是冷冷地哼兩聲，讓我自己去猜。

貓如果安靜下來，那就是整理電郵的好時機。郵箱裡大多是堆積如山的會員優惠之類的廣告，本來也就不需要電郵跟人聯絡。貓的複診通知就隱藏在那堆被我一一刪除的郵件中，寫著貓的名字和三天後的複診時間。

貓在房間裡憤怒地抗議。

時間確實不對。做完手術後預約複診時間，竟然忘了貓一貫的習慣，逢星期三早晨她都要出門，雷打不動地在一塊小草地上冥思苦想。如果沒做這件事，就要一整個星期萎靡不振，到了我身邊也不看上一眼。這種習慣是甚麼時候形成，又是怎麼養成的，現在已經無從考究。貓剛開始不在家裡的時候，井然有序的生活就像是突然斷了弦，有種說不出來的不自在往全身上下不同的孔洞裡鑽。她不至於會走丟，往日裡常在我面前自己跑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著回家，四鄰裡也都認得她，喜愛有加，可就是一顆心空落落的要擔心。

不用想也知道貓是下定決心拒絕去複診了。她會張牙舞爪撐著腿不進到貓包裡，掙脫我抱住她的手，迅速逃走，就像她剛絕育完回家時拒絕進入貓籠裡那樣。只不過這次還要多費點勁，因為沒有麻藥，精力和體力也都恢復過來了，甚至更甚從前。貓條和零食大概也不管用，那都是些騙小孩的把戲，她已經長大了。

唉，又是一個雨夜。

離島山居的雨夜清冷而靜謐，貓偶爾會要求進到被窩裡，繼而呼呼大睡。我便要聽著雨滴聲和她的呼嚕聲，獨坐在窗前遙望遠山的一片陰影，想著山上再往上是否就是被陰雨遮住的月宮，想著山另一邊的海，又想著海另一邊的山。

雨夜裡貓睡得最是安穩。大抵是知道除非天崩地塌，否則我絕不會踏出開足暖氣的房門半步，睡夢中的貓也就時而發出一聲低沉的呢喃。貓中途醒來也絕不會告訴我她剛做了個怎樣的夢，反倒是一臉得意滿足地走到她的餐盤前。優雅，沒有比這更加優雅的了。

貓有時候會嚶嚶叫兩句，那不是撒嬌，是在告誡我不要打擾她，她還未入夢，關心的是我會不會像平日裡那樣突然上床將其抱住高高舉起。貓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在告訴我，最近兩個月她都還沒有剪指甲，要我小心一點。可是剪刀在我這裡啊，就在我書桌右邊櫃子第二層的一個小塑膠盒裡，發出威脅的不該是我嗎。

這世界，連著雨，連著風，都是歪斜著的。

貓不喜歡有人來訪。其實是連跟她一起的貓也不可以，只能在屋外的花叢草地玩耍。除我以外的人更是不行。用她的話說就是異常的氣味會讓她鼻敏感發作。

「可是醫生說你需要多一些社交啊。」我試著這樣勸導她。

「我有出去玩啊。」貓反駁。

「可是那並不一樣。」我說。

「有甚麼不一樣的。」貓顯然不想跟我繼續討論這個話題，她扭轉頭，將目光定在不遠處的沙發，木製的沙發腿邊有上午剛開的鯷魚和蝦的罐頭，裡面還剩下一半。

「你需要跟不同的人建立起關係，彼此關心在意的關係，就像我和你一樣。」我嘗試說服她，並且示意我跟她要將這場對話好好談完才行。

「為甚麼要建立關係？」貓不屑地說，懶洋洋地在床上翻了個身子。

「那是一種紐帶。」我想不出別的解釋。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甚麼是紐帶？一條我不願讓你綁在我身上的帶？」貓有點生氣了。

「不是那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我開始洩氣了。

「你本來也不是心理醫生啊，為甚麼要說這些你也不懂的亂七八糟的話呢。」貓眯上了眼睛不再理我。

我只好取消跟友人的約會。

「抱歉，晚上還要繼續下雨，家裡有些不方便。」我能夠感受到電話另一頭漫長沉默背後的疑惑不解。

家裡因為晚上要下雨的關係而有些不方便。這樣鬼扯的理由並不比「家裡今晚要被水淹了」來得高明多少。可誰叫這就是事實呢。

「那我們下次再約。」電話另一頭的聲音緩慢而溫柔。

「嗯。」我回答。

「約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天氣預報。」我心想。

大概我們都是這樣想。

只不過天氣預報大概也說不準。前兩天還說要雨轉陰再轉晴，可雨反倒越下越大，在窗前霹靂啪啦作響，任誰都無法把思緒安定下來。新聞裡說北部低窪地區積水嚴重，要把居民撤走，市區商場天花也承受不住塌了下來，地鐵站灌了水，乘客進不去也出不來，馬路上是死火的車，二輪四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輪，大的小的，排成一列，司機半條腿沒過水，想抽支煙都不行。

想起因為工作而認識的一位老人家，就住在要撤離的北部附近，丈夫年前去世，剩她一個人獨居。連忙打電話過去，一直都無人接聽，心急難耐，報了警，說是會派人過去看看，到第二天中午都沒有回覆。反而從新聞裡看到那間小屋的身影，水漲到椅腿高，該淹壞的沒有一件倖存下來。

後來，更新的新聞說老人家半夜被鄰居的一位中年叔叔背到高處的社區中心暫避。

貓和我都鬆了一口氣。

貓喜歡老人家自己曬的半干黃魚鯊，也喜歡聽她坐在午後的陽光下講故事。

「如果沒那麼鹹就更好了。」貓回家的路上說。

「可你都吃了兩條了。」我幫她拿著老人家送給她的三條黃魚鯊。

「確實比罐頭好吃啊。」貓繼續走在前面，肥胖的身軀裡撐著兩條魚肉，肚皮幾乎就要貼到石板路上。

「那下次還來嗎？」貓通常不去相同的地方兩次，除非有特別吸引她的理由。

「帶上背包背我來。路太遠了。」貓毫不遲疑地回答，「帶點東西給老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人家，空著手不好。」

「那是你自己吃人嘴軟。」我說。

「又吃又拿。」我補充道。

「那不是省了你買罐頭的錢。」貓不服氣起來。

「那好，我就從你的罐頭錢裡扣。」我順勢說。

「這話題可真無聊。」貓加快腳步。

貓剛看到新聞就認出老人家的房子和掛在房樑上的魚鯊，一早開始就在床上翻滾。

「現在也聯繫不上她，能怎麼辦。外面還下著大雨，出不去。」我跟貓解釋自己沒有去找老人家的原因，其實她也都懂，就是需要我說出來。

貓還是不高興，一口飯不吃，喝了兩次水，非要受盡委屈似地眼巴巴看著窗外等雨變小下來。

我想她是想要自己出去，那條路她早就已經記在心裡，比那些跟她一起玩的夥伴的名字記得都要熟。只是不確定是否會帶上我，她生我的氣了就要好幾天之後才會理我，除了沒有糧和水的時候。

從下午到晚上，貓一動不動，也沒有睡覺。我看完最後一章小說後去廚房簡單煮了些東西隨口吃一頓，貓跑過來責怪我。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你就不能弄個晴天娃娃嗎？」看來她是真的著急了。

「那東西根本沒有用。」我吞下最後一粒提子後說。更何況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晴天娃娃。

貓沒有繼續說話，從她的眼神和走回窗前的神態中可以看出，她對我感到十分失望。

可這真的能夠怪我嗎？我忍不住認真思考起來。

雨夜。

貓就是在雨夜裡來到我離島外的那間小公寓。

被棄養的流浪貓，帶著點傲氣和嬌氣，只吃鯷魚加蝦的罐頭，睡覺喜歡在床中間，洗澡要用薰衣草的海鹽沐浴露，不吃羊奶片，不吃魚油，害怕打雷和閃電，一打架就會輸，所以只打群架。

貓還喜歡月光。可以看見月亮的晚上她從來都不允許我拉上房間的窗簾。

「小王子的星球上可以看見月亮嗎？」有一天雨夜貓望著窗外問我。

那時候我有些焦慮，向公司請了段小長假，連著年假加一起接近一個月裡二十四小時都在家中，貓在我放假一個星期後也開始焦慮起來，嫌我無端佔了她的獨處時間和空間。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只是假期並沒有讓焦慮得到太多緩解，還順帶引來了失眠的舊症，吵得貓也無處安歇。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嘗試在半夜裡聽有聲書，從《瓦爾登湖》到《柳林風聲》，之後就到了《小王子》。

貓喜歡聽《小王子》，不再怪我打擾了她。

只不過我的失眠依舊沒有任何改善。

我沒有回答她。有聲書已經讀到小王子與狐狸分別那段：

就這樣，小王子馴養了狐狸。而後，眼看分手的時刻臨近了：

「唉！」狐狸說，「……我要哭了。」

「這可是你的不是喲，」小王子說，「我本來沒想讓你受任何傷害，可你卻要我馴養你……」

……

從白色播放器裡傳出來的女聲溫柔細膩，恍惚間，竟將人心中的離別感傷減少了一些。

風聲愈發強烈。天文台發佈了有史以來最早的颱風預警，貓在白天帶著幾個兄弟姐妹回來，此刻都在客廳裡臨時鋪起的小窩上睡覺。

「應該沒有颱風。不然那裡的玫瑰就都要被吹走了。」貓自顧自地說起話來。她指的是小王子的星球，我想她的想法大概是正確的，這麼大的颱風，可能要連他的星球都給一起吹走。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你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我就會數星星。」貓繼續說。

「為甚麼呢？」我好奇地問，想起了那句「當你在夜裡望著天空時，既然我就在其中的一顆星星上面，既然我在其中一顆星星上面笑著，那麼對你來說，就好像滿天的星星都在笑。」但我知道，貓所說的與這個無關。

「這樣我就可以知道你失眠了多長時間。」貓說。

「你知道這個幹甚麼呢？」我放下手中的《金閣寺》，轉頭看著貓的背影。

貓從窗戶玻璃上的倒影看著我，「這樣我才能知道你的失眠越來越久了。」她說。

她的話讓我一時之間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這是我從來都沒有思考過的事情，凌晨三點睡著和凌晨五點睡著對我而言都是失眠，而失眠就是失眠。

「這可真不幸。」我聳聳肩又半躺回床上繼續看書。

「或許你該跟我一起聽《小王子》，而不是在那裡睜著眼睛裝作在看書。」貓稍稍提高了點音量，確保每一個字都能準確無誤地進入到我的耳朵裡。

「可我已經看過三遍《小王子》了。就在書架上，各種版本的都快直接佔了一整層了。」我翻了一頁《金閣寺》，又忘記上一頁看了甚麼。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誰知道呢。」貓沒頭沒腦地冒出一句。

那天晚上再之後的事情變得模糊起來，跟每一晚失眠醒來後缺失掉記憶的症狀一樣，只是這場對話何以會成為碎片的一塊被記住，倒是真的應了貓的那句話。

誰知道呢。

「你不吃嗎？」貓坐在餐桌上，指著我不久前從廚房裡拿出來放在筆記本電腦旁的麵包和牛奶。

「先寫完這段。」我說，眼睛沒有離開筆記本電腦螢幕。

「很趕的工作？」貓換了個姿勢躺下，準備舔自己後腿上的毛。

「不是工作上的。」我邊快速打字邊說，以免將一閃而過的靈感給遺失掉，「自己的一篇小短文，剛好有了靈感，就多寫一些。」

「能帶上我嗎？」貓將抬起的後腿定在半空中，疑惑地看著我。

「甚麼？」我不知道她想讓我帶她去哪裡。事實上，我一整天都沒有出門的打算。

「你的這篇小說裡。」貓解釋道，「你好像並不打算帶我去見那個老人家。我指的是小說裡的我，和那場大雨之後。」

我想起來，寫這篇小說的時候，貓一直都在身邊。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可是你應該是自己去的啊。」我想了想之後回答，順帶將那一段的描寫再翻看一遍，三天前寫完那段之後我就沒有再去看，也就不確定自己說得對不對。

「可我不應該自己出去的啊。而且也不可能自己出去的啊。雖然這跟是不是只喜歡你並沒有關係。」貓顯得有些沮喪，語氣中也有點不悅。

「你再過不久就可以了啊，可以出去，可以自己出去，可以走著出去，也可以跑著出去。」我反駁她，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了許多次，每一次都是因為不同的緣由提及，每一次也都無法說服對方。

「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貓悶悶不樂起來，她已經將抬起的後腿重新放回餐桌上。

她的話沒有錯。可是怎麼做才會是她口中或者理想中的「一回事」呢？我能做的也只是讓她們接近是一回事罷了。

我不再打字，思緒已經開始混亂，貓繼續在一旁舔身上的毛，讓自己看起來乾淨漂亮。用微波爐加熱過的牛奶已經不再冒熱氣，透明玻璃杯抓在手上後傳到手心裡的溫度剛好讓人在寒冬飄雪的早晨裡從心中升出一小股暖流，麵包是冷了些，如果沾著牛奶吃又恰到好處。

雪花被擋在陽台的玻璃門外，積在同樣雪白的瓷磚上，從前一天半夜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裡就開始堆著，約莫到了腳踝處高。

天氣預報說要下到下个星期六。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評語

人和貓的對話，寫出中年心事，節奏舒緩，筆觸細膩，別具情調。「我」的內心獨白和跟貓的對話交織，貓的形象處理立體。

—何杏楓教授

意識在人與貓之間流動，在外界環境與內在心境之間流動。明顯與《我是貓》的情味在對話，但又寫出另一種在地風景。

—黃念欣教授

以貓的視角及敘事者（貓的主人/朋友）的視角看世界，說出敘事者的想像世界、逃避現實生活及深存於內心的焦慮。在敘事者的夢中，貓成為人物，還會與心理醫生對話，挑戰對方的觀點。貓其實是敘事者的另一個自我的投射，抗拒看心理醫生。敘事者與貓的對話其實是敘事者兩個自我的對話。敘事者掙扎於兩個自我之中，辯論怎樣看世界，也討論應否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姓「留」，象徵「留下來」的意思。敘事者的一個自我就是象徵「往前去」。貓以「它」稱呼心理醫生，敘事者則以「她」稱呼心理醫生。似乎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評語

貓更能夠看破心理治療的非人化。「雨夜」象徵兩個自我的內心相對時刻、私人空間。小說別有新意，以象徵手法探討內心的兩個自我。在敘事技巧上，觀點清晰及統一。以淡淡的文字，道出深深的意義。

—譚國根教授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